

評 - 話

武松打虎

王少堂口述 蕭亦五改寫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武松打虎

〔評話〕

今天說一个小段——武松打虎。这个小段在我們同行中，有的人是个關子，算一大回書；打了一个禮拜，老虎還沒打死，听的叫人着急。我这里可快，要不了兩個鐘點就打完，比武松还利索；武松在景陽崗还折騰了半夜才把老虎打死呢！

武松，在我們說書人口中，又叫“武二爺”。他是行二，順他哥哥武大郎排行排下來，所以又叫“武二郎”。听說在山东，人們都喊他“武大个子”！好！真是个“大个子”！

身高九尺開外，可算就是一丈；头似斗圓，寬肩闊背，大概这个左到右的肩头有二尺一二，前到后的胸脯子，有一尺七八；兩条膀子像屋梁那么

粗，真有千斤之力；拳头像五升柳斗子，伸出一根指头也有棒槌那么粗；細腰眼，大屁股头；兩条壯腿，講究是脚踢南山猛虎，手擒北海蛟龍。身体真是好極了。面相也不丑，雪白的一張銀盆臉，白里透紅，眉似刷青，目似朗星，鼻如懸胆，牙似排玉，唇若塗硃，大耳厚垂，頰下無鬚。噫，武松這時才二十六七歲，正是少年英俊的時候。

这位英雄穿的也很体面，身穿絳紅窄袖綢衫，足登八搭輕快麻鞋，头戴雪白一頂滄洲出的遮陽帽，帽頂墜着鮮紅的紅纓。那位說了：“这不是武松，我們在戲台上看到的打虎武松，是身穿短襖窄袖，足登薄底快靴，头戴黑緞英雄帽，肥腿甩襠黑灯笼褲，渾身上下一色的黑，这里武二爺怎么穿上紅的哪？”不錯，武二爺是有过那么一套行头，現在打在小包袱里背着呢。現如今穿的一身新，是他在河北滄洲柴進莊上，跟宋江見面以后，宋江宋三爺見他生病生得把那套衣服都弄髒了，于是便說：“兄弟！快跟我去制套衣服吧！”

武松不肯，說：“三哥，您也在难中，兄弟我無能爲力，已經不对了，那能再要哥哥破費，不……”

宋江不等他說完，就一把拉他到裁縫那里，喊了声：“替我这兄弟換一換季！”說着就掏出一大把銀子，向裁衣案子上一放，对裁縫說：“不用問錢多少，只要好！”

这样，武二爺就換了季，褲子是白紡綢的，絳紅綢衫，再加上一条綠綢腰帶，攔腰一繫，肩背包裹，手提哨棒。俗話說：“人要衣服馬要鞍！”像武二爺这样一表人才，再这么裝扮起來，就更顯出英雄的威武气概。

說這話，是武松已離開滄洲很远，跟宋江分手很久，这一刻已到了山东陽穀縣界了。怎这么快？剛才还在滄洲跟宋江說話，怎么一下子就又跑到山东來了？这不能怪我，是武二爺性子急，他一听到宋江說他的那案子已經沒事了，他就馬上要回清河老家看哥哥去。他性子急，我也沒法不跟着快。現在咱們再回头作个交代：武松在柴進莊上一年多，他是日夜思念哥哥：哥哥武大郎是个老实人，家里又窮，哥哥为了我闖的这禍，定是受了很多拖累，虽說左右鄰舍肯照顧，但是日子久了，人家也照顧不了，但願案件早有个結果。他甚至想

到找个机会溜回家，把哥哥偷偷接出来，不幸自己又生病拖了下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宋江因为打死阎婆惜，避难也逃到柴进庄上，武松才知道案子已了结，没有事了。二人本是久已闻名的，这一见面，当然是大喜过望，结成八拜之交。

宋江是郓城的刑房师爷，郓城离清河也不算远，他们衙门里人，消息要灵通些，对这个兄弟的案情始末，是早就清楚的。这个案还没到下通报缉拿武松的程度，因为武松打抱不平，挨打的是清河县的一个“机密”，照我们现在的说法，“机密”就同国民党反动派时代的小特务差不多，这种人是仗着官府的势力，零打碎敲专欺侮穷人。武二爷不打他打谁！那知下手稍重了点，一下子把那个家伙打昏过去了。这是武松出世以后，头一次打死人，心里不免有点慌，而打死的又是跟官府有点关系的人。尽管是很小很小的一个狗腿子，可是他一想这也是替哥哥闯了祸，心里就更慌了。依着他，一人作事一人当，自去投案，免得哥哥受连累，可是武大郎死也不肯，拖着兄弟的手，塞给他几钱散碎银子，说：“兄弟！快走吧！哥哥抚养你成人，难道是

为了看你去進牢嘛！”这么一說，武松含泪道：“望哥哥保重！”又向左右鄰舍一拱手道：“望諸位成全，照顧家兄，我武二只要能活着回來，再向各位面謝！”鄰舍們因武松替大家除了一害，心中十分感激，齐說：“二郎！快走！你为大家，大家不能不管，这官司由我們去打！”这样，武松連夜逃到柴進莊上去避难。

宋江从手下人口中听說到这件案子，心里很是欽佩武松为人：“这真是漢子！”可是当着手下人面不能露出心里話，就問道：“凶犯可曾捉住？”手下人說：“凶犯当夜逃去，第二天那个‘机密’又活了，街坊鄰舍湊了几个錢，一面疏通官府，一面也塞几文給那个小子，說：‘武二郎也不是好惹的！現在大家給你养伤，你也不必再囉嗦了！’那个小子本來膿包，一看大家这样，自己虽說挨頓揍，可是現在有錢养伤，也就算了。是上面不追，下面不告，已經沒事了。”宋江也曾暗中打探武松下落，好把个平安信給他，可是沒等找到武松的去处，他自己的案子也犯了。到了柴進莊上，才把案情原原本本告訴武松，并說：“令兄大郎那里，生活怎样，我沒

仔細打听，案子是沒事了，我們兄弟剛見面，好好暢談一番才是，何必急急回去呢。”

武二爺对兄弟的骨肉之情，是看得很重的，他答应宋江說：“等兄弟回家看望哥哥，把家事料理一下，再來同三哥相聚！”兩人談到深夜，武松还是要走。

宋江無法，暗暗又在他包袱里塞了十几兩銀子的盤費，送他上了去山东的大道。武二爺在途中看到銀子，心中又是一番感激：“三哥真是义气的漢子，难怪江湖上人說他急公好义，人称‘及時雨’了！”武二爺倒不是为了這點盤費，而是觉得宋江这个人可敬可佩！为了梁山朋友，他連命都可以不要。想这种人哪里去找？武松就这么一路想着走着，在路非止一日，不覺之間，已進了山东陽穀縣的边界。

那時候，正是陰曆十月間的天气，照理說早晚天气已凉，中午就熱也有限，可是赶路的人，在中午却还是觉得有些燥熱。武二爺因思家心切，离家越近，他心里越急，恨不得一步到家才好。这一天因为貪着多赶路，中午过了打尖的站头，这么一

來，就怎么也碰不上个小飯鋪了。武二爺是又餓又急，越急越渴，他又是个好喝酒的人，口中一渴，那个酒蟲又裊裊地直往上冒。看看太陽，已是大偏西了，望望左右，最近的村莊，也有三五里远。糟！俺武松今天难道还挨餓不成？走着走着，武松再抬头一望，不由地喊了一声“好！”什么事喊好哇？

只看前面烏汗汗出現了一座山崗子來。在北方山很少，平地上凸出一道土崗子來，就叫山了。因为不高，所以离远了不顯，一臨近，就好像突然冒出一座山一样。武松手搭凉棚，朝那山崗子上望去，只見影影綽綽一片楓林之中，夾着不少高聳天空的白楊，紅一片，黃一片，綠一片；綠一片也許是松柏之類常青樹。再向山下望去，武二爺又連着喊了一声“好！”这又是什么？

在那山崗之下，樹林叢中，好像有些人家？嗯！不是好像，硬是有人家！咦！还真不少！房頂上冒白烟，正燒飯呢！这什么地方？武二爺自問自說，看起來好面熟呀！哦！知道了，这莫非是景陽崗下的景陽鎮？

那是不是景陽鎮？武松說的一點也不錯，正是

景陽崗下的景陽鎮，他以前來過。河北清河跟山東陽穀縣，說起來是歸兩個省管轄，不知道的以為是隔得很遠，其實縣城離縣城也不過一百多里。武松小的時候，約估是六七歲的時候，跟哥哥武大郎逃水荒來過一次。那次很可憐，黃河發大水，在家里沒得吃了，逃荒走此經過了一趟。之後，十七八歲的時候又來過一次，也是路過。不過，說這話也是八九上十年前的事，現在武松已是二十六七的漢子，江湖上已有點小名氣了。武二爺想到前面就是景陽鎮，這個鎮上有飯館酒店，心里一高興，就腰杆子一挺，加快了步子向前趕。常言道的“望山跑死馬”，那是指我們這一號乏貨說的，在武松身上，這句話就不真了。他的个子大，腿又長，十幾里路呢，他一晃就到了鎮門口。

在北方，差不多的村鎮，都有土圍子圍着，完全是土壘起來的圍牆，又叫寨牆。武松走到鎮門口抬頭一望，看到扁磚直砌到頂的圓穹鎮門，門上頭嵌着一塊青石，青石上刻了幾個凹塘的字：“景陽鎮”！武松心里說：是了，正是這裡！再看鎮門，鎮門卻攔了一道木柵欄，有一丈多高。糟了！這怎麼

進去呀？奇怪！大白天把個柵欄攔起來是什麼道理呀？他隔着柵欄向鎮里望了望，更覺得奇怪！他記得的景陽鎮，並不這麼冷清。噢！現如今世道不好，到處出現強人，莫非是他們怕打家劫舍才關上鎮門？且莫管它，我吃酒赶路要緊。武二爺不是好打抱不平嗎？怎麼這回他自私起來了呢？武松不是那麻里木杵的人，他知道世道不好，強人多，有很多好人是逼得沒辦法才去作強盜的，假使有條路走，誰也不願作那號事。武松這個時候的思想，還自認為自己如果安分一點，憑着一身本事，還可以有路走，所以他還不想當強盜；可是對那已經當了強盜的朋友，除非是太壞的，一般的他也不反對。我這話不是憑空胡說，你們看“水滸傳”，武松最後走上梁山，是碰了很多釘子，吃了很多苦頭，有好幾次差點把命送了。經歷了許多災難，他才明白這個世道不像話，憑一個人的本事瞎闖，只有倒楣的路；跟梁山的人合伙以後，才能真正的報仇雪恨。我這回書，是“武十回”里頭一回，武松還年青幼稚，糊塗着呢。他這時候想的是，喝酒、赶路、探望哥哥，一腦子心思是回家，管他強人不強人。再說

这是他估猜，也沒有看到什麼強人。他伸手把木柵欄一推，吱嘎！開了一條縫，他扁轉身子就進來了，進來反手又把柵欄關好，提着哨棒，向里望去，鎮上雖不關門閉戶，可是很蕭條，難得看到一個人。說實在話，這個鎮上人本來就不多，自從出了老虎以後，有兩錢的都逃到城里去了，也有那小戶人家，遠了逃不起，在家里又担驚害怕，於是乎就把老婆孩子送去走親戚，自己在屋里躲着。頂苦的是三種人：一是莊戶人家，自從有了老虎，白天只有兩三個時辰下地干活，還得結好伴才敢下地，這樣一來，就作活的時間不夠，地荒了不少。一是開店的，在早沒老虎的時候，來往客商多，這里又是一站，生意挺好，現在完了，有很多客商一聽說“景陽崗出了猛虎傷人”，誰還肯拿命鬧着玩，寧肯辛苦兩條腿，多繞幾十里路，也不從此經過。這麼一來，酒飯店的生意，算是讓老虎包了，沒人敢上門。三一種人，就是獵戶。這些獵戶都是些莊稼人，農閑的時候，打個野鷄野鴨什么的，好進城換兩錢。其中專門靠打獵為生的不多，就有，他們那點兒本事也不過打個獐、貓、鹿、兔的小野獸，碰着稍微凶

惡點的，他們就沒有什麼好辦法了。再說這一帶也從沒出過很凶的野獸，比方說吧，頂多也不過是一隻狼，或是跑來個金錢豹，那就了不得嘍。現在，好傢伙！一下子出現了一隻吊睛白額猛虎，拖去了幾只豬，咬死了八只羊，這都不算，小孩也讓它咬死三四個，走路的客商，也被活活吞了兩個。有一個推小車的，剛上坡，老虎出來了。幸而這個推小車的胆子大，他一看不好，放下車子，撒腿就跑。要不是小車子跟着向下跑，把老虎吓了一跳，這個推小車的老兄也逃不脫虎口。因為老虎這麼鬧，獵戶們也就跟着倒楣，去捉老虎，沒有那個胆，不去，現如今成了官差，陽穀縣限期捕獲，到時候捉不到，大堂上就是一頓板子，打得皮開肉綻。要想不挨打，就得上下花錢，到處送禮。當獵戶的還能有幾個錢？錢早花光了，屁股也早拷爛了，老虎還在景陽崗平安無事，你說他們急不急？

武二爺當然不知道這些內情，他還以為是附近有了強盜呢，這裡有老虎害人，他作夢也沒想到。他望了望那冷清的鎮子，正在納悶的當口，却看到前面不遠一棵古槐樹上挑着一面酒旗，酒旗

下面是几間草房，草房門大開着，在門口有半張桌子伸出來，桌上擺着一個竹制篋籠，篋籠旁邊放着一個酒罈。“好！”大步走了過來，再抬頭望那酒旗，上面寫着五個大字：

“三碗不過崗”。

這幾個字什麼意思，武松并沒理會。他向店里看去，三間頭，靠門口左首是櫃台，櫃台上一溜兒擺了好幾個白地藍花的磁酒罈，酒吊子旁邊放着一只大花磁盤，里面還有几大塊滷牛肉，看樣足有五六斤。迎面有一塊金字木牌，上寫四個大字“太白遺風”，金字已經被烟薰黑了一半。櫃台里面帳桌上伏着一個少年，睡得正香。灰長衫，黑腰帶，四楞子帽，看樣是這店里的小老板。再望那邊，堂里擺了幾張白木方桌，每張桌上都放着一個篋籠，坐椅條凳也都擦得蠻干淨。可是那面又睡着了一個。武松有點氣了，望望那小二，人蠻清秀，穿的也還干淨，頭戴舊毡帽，身上布衣布服，底下是布襪布鞋，腰里繫着條布圍裙，肩頭上搭着一條雪白的手巾，其實吶，並不是手巾，是專門做抹布用的，他洗得干淨就是了。小二坐在板凳頭上冲盹●！兩手抄

住，那个手这一刻抄得好呢，哈着點腰，埋着头，眯縫着眼，嘴里还打着呼！看样这小二睡的時候不短了。怎么知道，看他那口水順着嘴角向下淌，才漿洗的圍裙头，被口水濕了一大塊。閑懶瞌睡多，这小伙可真是懶！

武松也沒驚動他們，找了个座位，把哨棒倚牆靠着，推開桌上筷籠，放下包袱。坐下再望那兩人，还没有醒，就喊了声：

“呔！小二！”

这一升(声)抵上一斗，在武松只用了二三分的劲，可是在那两个冲盹冲得迷迷糊糊的人听來，就好像在耳門上响了个炸雷一般。小老板吓得往帳桌下面鑽，他以为房子塌下來了。小二呢？也慌了，一屁股溜在地上，怎么也爬不起來，腿都吓軟了，腦袋也昏了，眼也花了，半天他还没看見屋里有个大个子在那里坐着呢。

武松一看小二臉都吓白了，覺得这个玩笑開的太大了點，便輕輕喊道：“喂！快起來，拿酒來吃！”

小二这才看到那面坐了个穿紅衣服的大漢，

● 冲盹——即坐睡片刻的意思。

难怪那么大的声音，是从这个大个子嘴里出来的呀！看，他坐着都比人家站着还高。奇怪，那里来的这个大个子？看穿戴很不平常，可又不像是官府的人。不管他干什么的，得好好伺候。小二想着，爬起身来，用抹布掸了掸股屁上的土，过来问武松道：“爺駕！对不起您嘍！只說閉眼歇回兒，那知一下子就过去了，您進來也沒赶上迎接！”小二看武松滿头是汗，馬上端了盆臉水來：“您先擦把臉，要什么，馬上來！”

武松看小二还精明，笑着說：“好！先篩酒來！”

店里小老板，是个胆小鬼，还十分愛財。他本來胆子就只有这么一點大，自从这一陣子鬧虎，他胆子就更小了，吓得拉屎撒尿都不敢出門，晚上睡覺，是前門上栓，后門加鎖，他还不放心，要小二替他看門，他还是睡不安心，因此，白天就冲盹。他为什么不在屋里睡？伏在帳桌上睡多不舒服啊！这就是貪財呀，他怕小二使坏偷油，才那么不辞辛苦的。剛才武松那一声，震得房响屋炸，他吓得溜到帳桌下面，渾身止不住的發抖，覺得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，心里說：“这一下子可完了！”但是还舍

不得就这样死去，抱着个錢筒子，死也不放手。

小二过来一看，知道他吓昏了，心里有話：“你怎不神气啦，我來整你一下。”也不喊，用手在小老板后領一抓，就向起提。这家伙抱住錢筒拚命的叫：“沒得命了！沒得命了！”

小二这才喊道：“快出來打酒吧，人家客人等了半天了！”小老板扭回头來，看清是小二，才松開錢筒。小二順手一提，把他放在椅子上坐好。这个家伙摸着脖子，馬上就变色道：“你輕一點，你想把我勒死！客人在哪里？”小老板是近視眼，沒看到客人。

“那不是！”小二用手一指說。

小老板抬起头，模模糊糊地看到像座塔似的擺在哪里。“啊！哪來那么大的个子？”拿起吊子就打了一碗酒。小二拿好筷子，端着酒送过来。

武松望了望那小老板，只見他骨瘦如柴，一張焦黃臉，和一双睡不醒的眼睛，不由地暗笑說：“这人怎这样輕骨头，一陣風就能吹跑。”端起酒碗聞聞，这个酒怎沒有什麼香味？嘗了口，也淡得很：“小二，你們这酒是对摻还是三七？”对摻是一斤酒

对一斤水，三七是三成水七成酒。武松是喝酒的行家，他用鼻子一聞，就知道不是純酒，喝到口里，松散散地，一點口勁也沒有，武松有點气了。

小二听武松喊，吓了一跳。好家伙！我們一斤酒对半斤水就不得了啦，还能对掺。这个主兒是行家，不能馬虎。滿臉堆笑跑过來指着酒說：“爺駕，您要好酒，何不早說！这个是走了點气的。要好的，我馬上換來。”

咚、咚、咚！小二端着酒碗跑到櫃台前，对小老板說：“你怎么搞的？也不看看是什么客人，这个主兒不好惹！快換好酒！”

“好好好酒有，他他他舍得花錢嗎？”小老板噤咕說。

“少囉嗦！人家不像吃白搭的人！”其实武松是不是吃白搭的，小二也不知道，他是看到武松那一双拳头，五升柳斗子似的，他有點害怕。这次小二干脆得很，三碗酒放在托盤中，全都捧到武松面前。

这个酒可真好，武松老远就聞到香味，直冲鼻子，接过来一看，綠瑩瑩的顏色——有人說是黃澄